



千万里转战

郭 鹏 左 齐等著

新疆青年出版社

千 万 里 轉 战

郭 鵬、左 齐 等 著

新疆軍区政治部宣传部編
新疆青年出版社出版

1960年·烏魯木齊

千万里轉战

郭鵬 左齐等著

新疆军区政治部宣傳部編

新疆青年出版社出版

(烏魯木齊新华南路27号)

中国青年出版社印刷厂排版

新疆青年出版社印刷厂印刷

新疆新华書店发行

开本:780×1092 1/32 印张:6 5/16

1961年1月第1版第1次印刷

印数:1-8,000 定价:0.48元

目 錄

千万里轉战·····	左 齐	3
难忘的日子·····	郭 鵬	35
通过回民区·····	譚 克	46
上下細腰澗歼灭战·····	熊 晃	50
在冀中人民的怀抱里·····	毛长江	60
三进神仙山·····	乔 懋	67
开辟湘东根据地·····	楊宗胜	84
归队·····	馮祖武	98
冲过川陝公路·····	孟 鈞	113
远归·····	曾垂昆	119
开柵保卫战·····	武选生	131
休养第五連·····	陈文照	140
血战松树岭·····	张升科	145
大战蟠龙鎮·····	楊兆元	151
中秋夜話·····	燕 勃	161
强渡禹門口黄河天險·····	张志聪	174
瓦子街大捷·····	李子英	182
凱歌进新疆·····	刘发秀	190
編后記·····		200

千 万 里 轉 战

郭 鵬、左 齐 等 著

新疆军区政治部宣传部編

新疆青年出版社出版

1960年·烏魯木齊

目 錄

千万里轉战·····	左 齐	3
难忘的日子·····	郭 鵬	35
通过回民区·····	譚 克	46
上下細腰澗歼灭战·····	熊 晃	50
在冀中人民的怀抱里·····	毛长江	60
三进神仙山·····	乔 懋	67
开辟湘东根据地·····	楊宗胜	84
归队·····	馮祖武	98
冲过川陕公路·····	孟 鈞	113
远归·····	曾垂昆	119
开柵保卫战·····	武选生	131
休养第五連·····	陈文照	140
血战松树岭·····	张升科	145
大战蟠龙鎮·····	楊兆元	151
中秋夜話·····	燕 勃	161
强渡禹門口黃河天險·····	张志聪	174
瓦子街大捷·····	李子英	182
凱歌进新疆·····	刘发秀	190
編后記·····		200

千万里轉战

左 齐

一、离开湘贛边

毛泽东留下的一颗种子

1929年，毛主席和朱总司令领导紅軍主力，趁蔣桂、蔣馮軍閥接連混战之际，自井冈山越贛江东征，开辟了以瑞金为中心的革命根据地，建立了中央苏区。在这同时，留在井冈山地区的紅色游击队，依旧坚持着这块毛主席手創的湘贛边区。部队在斗争中发展了，扩大了，組成了中国工农紅軍第六軍团。这一顆革命的种子，在战斗的土壤里，逐渐发芽、茁长、开花，并結出了肥美的果实……

死对头陈光中

从1930年到1934年，蔣介石看到紅軍的大发展，对苏区发动了一次又一次的“围剿”。对我湘贛边区根据地，当然不会有一絲一毫的放松。

和我們紅六軍团經常交鋒的是湖南的軍閥，其中，尤以陈光中为我們的死对头。

我們紅六軍團的發展壯大，也正離不了這個陳光中。那時候幾乎每天都有人自動跑來參加紅軍。紅軍的成長，猶如雨后春筍一般，由獨立團發展到獨立師、紅八軍，以後又成立了紅六軍團。部隊一天天在擴大，自然也就不斷地需要槍支和彈藥的補充，怎麼辦呢？唯一的辦法就是找陳光中要。抓住他的隊伍，美美打一仗，就槍也有了，子彈袋子也鼓起來了。1933年四月，我們在湘贛交界的九路沖干了他一家伙，一下子就繳到水機關槍二十幾挺（在這以前我們是沒有重機關槍的）；繳的軍服裝備了我們十七師和軍區的機關部隊；步槍也都換成新的了。因此，戰士們都開玩笑地說：“陳光中是個大大的好人哪！”他運交給我們的槍，都是“衡陽造”。雖然不太好，馬馬虎虎也還可以對付着用。每支槍托上面還刻着這樣的字：

“師長陳光中諭弟兄們：你們拿着這杆槍，努力剿滅赤匪，平定內亂，保國衛民，以盡天職。”

可是，他這位“師長”只不過“盡”了一個運輸分隊長的天職；“這杆槍”終於被我們“拿着”，狠狠地打了他個不亦樂乎。

金 華 山 歼 敌

1934年夏天，湘贛區的形勢變得十分惡化了。

敵人湊了十幾萬人，得寸進尺，步步為營，想用堡壘政策困死我們。我們一萬多人只剩下三四個區可以活動了。這時，田里的稻子還在秀穗，正是青黃不接的時候，吃飯就更成了問題。當地農民在打土豪、分田地以後，生活得到了不少的

改善，对紅軍有着特別深厚的感情。虽然他們自己沒有粮吃，但仍旧熬稀飯，煮南瓜，送給我們。尽管人民这样支援我們，每当开飯的时候，端出来的稀湯湯，可以照得見人影。碰到这样的情况，干部們就悄悄地放下筷子，忍着餓，把飯留給战士。盐，就更困难了。敌人把我們围得水泄不通，哪儿还有盐运进来呢？起先，一块銀洋能买到一两盐，以后，根本就沒盐可买了。彈藥补充也很成問題。在敌众我寡、天天打仗的情况下，单单依靠繳获，是入不敷出的，只好自己动手造。打罢仗把子弹壳撿回来，装上自己用硝和棉花泡制的火藥，安上自己用銅板打成的彈头，再去用它来消灭敌人。就这样，我們一直坚持到七月底。

仲夏的天气本来就熱，加上在敌人重围之中心情焦躁，天气就越发显得熱了。象是大雷雨之前有一块浓重的烏云低沉地压在人們头上，却又迟迟地不肯降下雨来。紅軍战士和村子里的男女老少，都急切地盼望着早一点打一个漂亮仗，把四周围的白軍消灭，好吐一吐憋在心头的悶气。再說，“八一”起义的七周年紀念日眼看就要到了，每年过生日，紅軍都要打个胜仗来紀念紀念，今年怎能例外呢？有一天，連长楊七朵的媳妇新蓮来給他送鞋子，恰好听到战士們在議論着希望打个胜仗。她插嘴說：“現在老百姓都盼望你們打个大胜仗啦，白軍一天天向我們进攻，再拖个把月，我看我們的地区怕就要被他們占完了，你們还不着急……”說得这个十九岁的楊連长也发了急，說：“我們一定請求上級下命令打，上級是有办法的。”新蓮一点也不怕人，又指着七朵的鼻子問，“亏你还是連长哩！

你为什么不早一点向上級提意見？”問得七朵沒有話說，站在旁边的战士也都給逗笑了。

人們这种求战的情緒，很快就反映到湘贛边区省委書記任弼时同志和軍团首长的耳朵里。其实，他們在听到下級的反映以前，早已研究了当前的形势：根据当前敌人疯狂“围剿”的架式，和湘贛边区日益縮小的局势，繼續撑持下去是有害无益的；同时，中央苏区处境也日益困难；賀龙同志领导的紅二軍团也由洪湖根据地轉移到湘西去了。如果紅六軍团放弃湘贛，向西突围轉移，与紅二軍团会合在一起，則一方面可以牵引一部分湘、桂敌军西去，減輕中央苏区的負担，另方面还可以增強賀龙同志的力量，在湘、鄂、川、黔边境立定脚根，开辟新的紅色区域。这計劃，正在等待中央軍委最后的批示。

七月，敌人要来进攻我們的石灰桥。紅軍战士們終于盼到了好消息：軍团首长决定立即出动，把部队埋伏在金华山一带，准备打击进犯的敌人。

这消息，宛如雷雨降临前的疾风，迅速地吹散了人們心头的郁悶，渾身上下都感到舒服暢快。往日新蓮嫂的眉头总是不舒展，今天却象喝了酒一样，两頰紅潤，眼睛发亮，逢人就笑。她立刻邀集了到連上来作客的其他家属，一道去伙房作飯，說要讓战士們吃了她們作的飯菜打起仗来更有劲，更多的消灭敌人。

石灰桥、煤田的群众都动員起来了。妇女們有的把自己作的飯送給紅軍，有的跑到紅軍的伙房里去帮忙，全都忙得喜气洋洋……她們边作飯边唱着歌儿：

紅軍哥哥打胜仗，
妹妹作飯送戰場，——
消灭白軍求解放，
團結起来是栋梁。……

紅軍战士連夜集結在金华山隱蔽，靜靜地等着敌人前来送死。这次来犯的敌人是湖南軍閥彭位仁的部队，其草包的程
度并不比陈光中差多少。所以，每一个紅軍战士的信心都特别足，磨拳擦掌地等待着冲锋号令。

敌人的先头部队已經爬到金华山上来了，連长楊七朵的十六岁堂兄弟晚朵，在七朵連里当司号員，他目不轉睛地望着他的哥哥，等待着吹冲锋号。正在这时，軍部发出了冲锋的号令，七朵从怀里拔出卜壳枪，喊了一声：“晚朵，吹！”就搶先冲下山去。晚朵就盼的是这一声，一下，把憋了一肚子的悶气，全都灌进号筒里去了。“的的打，的的打……”的号音，又脆又响，震蕩着山谷，振奋着人心，也威懾着进犯的敌人。

正在伙房里忙着的炊事員和妇女們，作一陣飯就跑出来听一会，看一会，他們的心早就跟着战士一起飞到战斗最激烈的地方去了。炊事班长楊士奎，是連长楊七朵的一位近房叔父。他四十来岁了，雄心可不小。自从跟着两个侄儿参加紅軍以来，見他們在紅軍里越来越有出息，自己却一直作飯烧菜，沒捞到打白軍，心里頗有些不服气，始終惦着抓个好机会立上一大功。所以，他今天特别紧张，催完新蓮催老王，放下菜刀拾鍋鏟，忙了个滿身大汗。等米飯装了籬，炒菜入了桶，他也顧不得招呼新蓮他們，担起担子就往打枪的方向跑。新

蓮嫂和婦女們也都匆匆忙忙地担上飯桶，在后面緊緊跟來。

她們迎着槍聲，沿着崎嶇不平的山路，一氣爬上山來。來到金華山上的時候，大批的敵人已經被擊潰了，紅軍戰士正在四處繳槍抓俘虜。“交槍不殺”的喊聲和清亮的回音在山野中此起彼伏，越發為紅軍增添了威風。敵人已經吓破了膽，根本弄不清來了多少紅軍，也不知逃往哪個方向才能保住活命，只是到處亂竄。老楊一見敵人亂成這般景況，放下飯挑，抽出扁担，跟住一個落荒而逃的敵人就追。那小子正在沒命的逃跑，聽到后面有人喊叫“交槍”，更加害怕。剛要加快腳步，忽听前面又傳來一聲“交槍”的喝叫聲。他也分辨不出哪里有人喊，哪個是回聲，“扑通”一聲跪在地上，把槍扔在一旁就喊：“饒命呵！紅軍老祖宗……”就這樣，楊士奎也抓到了一個俘虜，繳到一支槍。這一仗，僅七朵一個連就捉了三十多個俘虜。

金華山一仗，一下子惊動了所有的敵人；彭位仁的後續部隊急急忙忙趕來救駕；陶廣的部隊也倉皇地涌來增援。所有包圍蘇區的敵人，發現我軍主力集結在金華山，都慌里慌張的向這個方向調來，企圖擺開陣勢，集中飛機大炮來消滅我們。然而，對不起得很，我們却早已作好了收攤子的準備。打罷仗下來，熱熱鬧鬧地吃了一餐飽飯，趁着敵人被我們的退堂鼓敲得暈頭脹腦的時候，我們就向南山轉移了。

黃沙整編

部隊經過牛田、官北、黃凹、五斗崗，到了蘇區邊界的黃

沙。我們的紅軍學校原想取道井岡山向黃沙進發，那知道軍閥王東元早把井岡山占領了，害得紅軍學校的同志在山里吃了一個禮拜的洋梅。我們部隊唯一的女高級軍官李貞同志，是當時紅軍學校政治部主任。她教學員們殺了她的馬吃了，和大家一起爬山出來，在黃沙會合了主力部隊。

在黃沙，我們贏得了一個短暫的休整時間。每人準備了五雙草鞋，背了三天到五天的糧食，還召開了一個編隊大會。會場設在一塊群山環抱的河灘上，一萬多人席地而坐，十分莊嚴、整齊。河邊長着幾棵梧桐的地方就成了臨時的主席台，任弼時、肖克、王震、李達等幾位同志站在樹蔭下，精神奕奕地環視着部隊。我們在蘇區時，也從來沒有召開過這樣一次同省委、省府一起的全軍區的盛會，更沒有同時看到過這幾位首長，想不到今天在黃沙碰到這樣一個全家人團聚在一起的好機會。因此，儘管當時環境特別惡劣，每個人的心情，卻都是興奮、愉快的。

任弼時同志，首先代表中央莊嚴地正式宣布了紅六軍團的成立，並宣讀了任命肖克同志為軍團長、王震同志為軍團政治委員、李達同志為軍團參謀長的命令。接着，他用宏亮的聲音，說明了這次整編隊伍的戰略意義。他說：“這次編隊是為了擴大蘇區、擴大紅軍，打破敵人的堡壘政策，打到敵人的心臟去，達到調動敵人、消滅敵人的目的……。”我們听了他的講話，心里都很興奮，加上金華山一仗打得很痛快，覺得粉碎敵人的“圍剿”很有把握。可是，下一仗打哪里？我們還回不回蘇區？……這些問題他都沒有提，而我們這些生在湘贛、長在

湘贛的战士們最关心的，却正是这个問題。因此，当部队繼續沿着罗霄山脉向湖南开拔时，我們心里仍然怀着这个疑問，仍然想念着用血肉保卫过的自己的家乡。

二、路經湘南

烧烏龟壳

贛西南的边界，都是丘陵地带，一路走来，尽是弯弯曲曲的羊腸小道。只要翻过一道竹林掩映的山崗，刚才走过的地方就完全被遮断了。当然，更不可能看到湘贛苏区的影子了。

这时，湖南的敵軍大都調到江西“剿共”前綫上去了，在他們的封鎖綫上，淨留下一些过去用来围困苏区的空碉堡。在苏区时，紅軍战士曾經把那些慢慢爬着前来围困我們的敌人叫做烏龟，現在只剩下“烏龟壳”了。这些“烏龟壳”虽然已被江南的雨水冲坏了很多，但是，还是滿山遍野，密密层层，行走其間，气悶非常。战士們想起过去几个月受敌人碉堡封鎖的不愉快的日子来，更加恼火，于是，一口气把它們全部放火烧掉了。有些战士烧得来了劲，忘了一路行軍的疲劳，跑出很远去逐个点火。一面烧一面說：“看烏龟回来还能往哪里躲！”晚上，火光熊熊，宛如古长城上的烽火台点燃了狼烟，一直烧到天边。我們从到处燃烧着的碉堡空隙中穿过，好不威严，好不壮观。人人脸上都露出了喜色，回头望着那些在烈火中崩塌下去的烂碉堡，不禁引吭高歌：

敌人不知何处去，

此地淨剩烏龟壳，
紅軍点起革命火，
赶走烏龟烧掉壳，
我們真快乐，
我們真快乐……

“走得贏就是胜利”

敌人摸不清我們的战斗計劃，以为我們同以往一样，轉一个弯又回苏区，打他們一个声东击西。所以他們占領湘贛中心区以后，不敢撤兵，只是拖着庞大的部队和輜重，到处围剿游击队。紅六軍团趁着这个机会以急行軍插到湘南敌人的心脏。为了不被敌人攔阻，我們要走得快，等敌人明白过来，回头追赶时，我們早走远了。

未到湖南前，先是湖南的伪省主席何鍵調他的女婿李觉的十九师来追赶、堵击我們。我們到湖南后，进攻湘贛苏区的敌人陶广、李抱冰等軍閥也回头来追截我們。他們走的是直路，有时还有几輛車，再加上各地保安队、保安团之类，敌人就越来越多了。

敌人走大路，我們只能走小路；給我們麻煩大的地方我們就繞路。我們走得快，把敌人拖得精疲力尽，找机会来它个回馬枪，就能把敌人消灭。如果不走在敌人的前头，就有被敌人挡住消灭的危險，最少也要受到一些无謂的損失。因此，“走得贏就是胜利”，这就是我們的对策。

支部和共青团討論了急行軍的一切工作，提出連隊作到愛護腳、不生病、不減員的保證。幹部們還提出：要幫助走不動的戰士背槍背米袋，減輕他們的負重；組織收容隊。在部隊的班、排、連里，和黨、团支部中，都提出了團結互助的口號。

我們的師叫“少共國際師”。各團都是各县的子弟兵組成的，所以各團都以自己的縣名命名：有永新團、蓮花團、安福團、茶陵團。我們的部隊真是名副其實的子弟兵，有的兒子當連長，父親當炊事員；有的兄弟幾個、侄兒幾個在一塊當紅軍，幾個親戚同在一個部隊工作的人就更多了。各團的戰士和幹部都是從打土豪、分田地的階級鬥爭中鍛煉出來的貧苦農民。土豪、劣紳和走狗們都稱我們為“罪惡滔天的共匪”，萬一掉隊被他們捉去，那是一個也不能被“饒恕”的。敵人越殘酷，我們的鬥爭意志越堅強，大家有一個共同的決心，累死也不掉隊。

開始走的一兩天，部隊情緒很高。在蘇區天天忙着打仗反“圍剿”，一向沒有心情欣賞自然景色。現在擺脫了敵人，就象趕走了叮在肉上的蚊子似的，心情十分輕鬆愉快，一路上尽情地欣賞着湖南的秀麗山水。行軍途中，又走過湘南的一些大的街鎮，大家也尽情地觀光一番。懷着這樣悠閑的心情來行軍，儘管每天都是一百七、八十里，也沒有十分苦的感覺。

但是天天這樣走，睡眠不足，得不到休息，加上天氣炎熱，就越來越感到難受了。走到四、五天時，腳板底下都起了水泡，有的戰士腳腫起來了，打起的水泡象白葡萄一樣，一串串的。因此從連長到班長，差不多每人都背上了雙槍，或是幫戰士背上了米袋。每天走到夕陽西斜的時候，心裡是如何的盼

望着宿营地呵！“快到了，坚持下去！”每人的心里总是这样来安慰自己。可是走到最后十来里路的时候，不知为啥这样难走呵！想宿营想得越切，路途似乎越在拉长。这时候，真是肚子饿，嘴巴干，脸发红，头发晕，两脚更加发软，一点劲儿都没有了。但是不能坐下来休息。大家有经验，一坐下就起不来了。

到了宿营地，打前站的同志，已经找好了稻草，摊好了铺，烧好了洗脚水。连长指导员亲自动手，帮战士洗脚，洗完后用针穿上根头发把水泡拉拉，放出水来。大家还帮助脚痛的同志整理草鞋，真比家里人还关心。炊事员作的饭熟了，大家只要闻到那股香味，就不由得深深地吸一口气。等吃到嘴里的时候，觉得什么山珍海味也没有这样香甜甘美。喝过开水吃饱饭，鑽进温暖的草铺里，一下子就进入了甜蜜的梦境，真是舒适极了。但是睡不过半夜，又得起床了。刚起床那阵，真叫人难受，两条腿又酸又痛，迈不开步，脚板不敢落地，可是等上好门板，捆好稻草，扫干净房子，吃罢饭，一心准备行军，难受也就忘了。特别是等连长或是指导员传达了敌情和行军任务，讲了今天要经过那些大地方，有那些繁华的镇店，或是前天前面的部队又缴了保安团多少枪的好消息以后，大家更高兴起来，疲劳全被忘记了。有些小伙子又雄赳赳地向别人挑起战来，比赛竞走的口号和雄壮的歌声，又响起来了。多数战士经过几天行军，两只脚就练出来了，身体也越走越强壮了。这时候，同志们只有一个要求，那就是吃饱饭。战士们说：“站不站三口饭，跑不跑只要肚子吃得饱。”只要吃饱了，就能走得赢，